

鐵血精忠傳 (八)

戴笠史事彙編

喬家才

東方佛郎哥的下場

日本軍閥在「九一八」事變嚐到甜頭，不經抵抗，侵佔東北四省。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活像蛇吞象一般，雖然吞進肚裏，却無法消化。因為他們每佔一個城市，就得留下一部分軍隊，防守這個被佔的城市；佔據的城市越多，就越感到兵力不够支配。於是，又施展他們的一貫手法，「以華制華」，想培植偽軍，替他們看守侵略到手的城市。但是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殺死通州的三百多個日本人，又是活生生的事實，他們對於偽軍又不能不有所警惕，於是全力扶植他們信任的皇協軍。他們自稱「皇軍」，把他們培植起來，協助他們的軍隊叫做「皇協軍」，以別於一般偽軍，覺得這樣做就可靠多了。

漢奸李福和經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介紹給敵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日本軍閥們把他當做寶貝看待，以為像他這樣忠於日本，認賊作父的漢奸，得來實在不易，就讓他組織「皇協第一軍」。如果皇協第一軍真能如他們的理想，做他們的忠實

看家狗，就可以繼續組織皇協第二、第三……軍，為他們看守已佔據的城市，接替日本軍隊的防務，讓日本軍隊去擴大侵略，那就解除了日本軍閥最大的困難。

日本軍閥想把李福和塑造成一個真正數典忘祖，符合日本軍閥所希望的漢奸型態，真正能够效忠日本天皇，效忠日本皇軍。於是把他送到日本東京，讓他學一些「大東亞共榮圈」、「八紘一宇」的日本侵略理論。認識認識「大和魂」和「武士道」的日本精神。他到東京，叩見過日本天皇，吃過日本料理，算是脫胎換骨。回到北平，就成了地地道道，不折不扣、鍍過金的漢奸，身價百倍，不同凡俗，連駐北平的日本軍閥們，也得另眼看待。於是華北派遣軍司令部開始在報紙上吹捧，說李福和是「東方佛郎哥」，東方反共英雄。

佛郎哥為了挽救西班牙，打垮西班牙的國際共產黨，成了解救西班牙的民族英雄。李福和是什麼東西，他反什麼共產黨？憑什麼比擬佛郎哥？日本軍閥竟然無知到這種地步，做這種無恥的宣傳，不覺肉麻。戴笠先生不讓日本軍閥「以華制

華」的陰謀生效，不讓他們組織看家狗式的「皇協軍」。他能策反冀東保安隊起義反正，當然也有把握瓦解皇協軍。他決心要除去這個甘心做日本軍閥傀儡的漢奸，抗戰的毒瘤。命令安陽組組長謝梅村，和新五軍高參嚴家誥，同時進行策反皇協軍的工作。

安陽組組員師振東經皇協軍第一師的參謀李本中介紹，和第一師師長黃宇宙發生關係，被任命為第一師的秘書。再由黃宇宙介紹，和第二師師長吳朝翰發生關係，然後介紹軍統局的七位同志參加到皇協軍的各部門。嚴家誥也和皇協軍副軍長徐靖遠取得聯繫。經過三個月加緊工作，徐、黃、吳都願意接受戴先生的領導，剷除漢奸，率部反正起義。

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部已經和李福和商量妥當，皇協軍經過點驗以後，依照日本部隊的裝備，重新裝備，使成為勁旅。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八月七日，李福和陪同華北派遣軍司令部派出的十幾名校閱官，從北平出發，乘平漢車南下，到河南彰德西曲溝村校閱皇協軍。日本校閱官都是少壯軍人，志高氣昂，完全是佔領軍的姿態。

昂然步入西曲溝校閱場，皇協第一軍已經集合好，等候校閱，副軍長徐靖遠擔任校閱指揮官。李福和陪着十幾個日本少壯將校，走到校閱場的中間，徐靖遠一聲令下，槍彈齊發，李福和和日本校閱官同時斃命，然後把部隊拉上太行山，宣言反正，參加抗戰行列，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壯舉。

徐靖遠、黃宇宙、吳朝翰在彰德起義，粉碎了日本軍閥「以華制華」的迷夢。真是偷雞不着，失了一把米。不但皇協軍沒有裝備成功，反而賠了十幾條性命，從此組織皇協軍，讓中國僑軍來替他們做看家狗的迷夢，徹底醒悟，中國人永遠是中國人，少數漢奸不會使他們變成日本軍閥的看家狗。

皇協軍反正後，編為河北游擊隊，以吳朝翰為「河北游擊司令」。徐靖遠任軍統局平漢路北段破壞總隊總隊長，黃宇宙任三十四集團軍太行山游擊支隊長。

雷鳴遠華北督導團

歸化中國的比國神父雷鳴遠在河北省安國縣一帶傳教，組織有「耀漢兄弟會」和「德來姊妹會」。盧溝橋事變，第三軍會萬鐘部十二師六十八團駐在安國縣，雷鳴遠和楊毓昆團長商量，想組織一個救護隊，為戰地的軍隊服務，楊團長非常贊成，寫信介紹他去定縣，和師長唐淮源商量，唐師長當然歡迎。於是，就由耀漢兄弟會的修士們組織一個三百人的服務隊，每人每月七元半的伙食費，雷鳴遠自己任隊長，隨十二師工作。

十二師在山西娘子關新開和敵人二十師團打了仗，救護隊救出傷兵八百七十多名，傷兵抬走時，師部發給一張證明書。後來唐師長到了後方，拿傷兵名冊核對，一個傷兵也沒有少，他才知雷鳴遠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救護隊也是一個既堅強而又有力量的組織，工作腳踏實地，一點也不馬虎。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十月二十六日娘子關失守，第三軍向西南撤退，第十二師退到山西沁縣，再開到洪洞縣，救護隊始終維持三百人的組織，一有缺額，立刻補足。這個時候，雷鳴遠已經是五十高齡，跟着軍隊日夜奔波，痢疾、風濕、疝氣併發，經過大家敦勸、催促，才去漢口醫治。

雷神父在漢口受到教友們的熱烈歡迎，成了從前方回來的抗戰英雄。他接見新聞記者，報告前方將士們英勇抗戰和壯烈犧牲的真實情形，強調抗戰必勝。美聯社記者米爾斯和我宣傳部副部長董顯光都在座，董顯光情不自禁地說：「雷神父！你真是中國靈魂的象徵。」

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三月敵軍發動對晉東南進攻，第三軍的三個師和一個旅，陷於混戰狀態。救護隊因雷神父不在，有些羣龍無首的徬徨情形，他趕緊跑回戰地，領導救護隊展開工作。野戰醫院所在地武鄉縣的大有鎮也被敵佔據，野戰醫院被衝散，傷兵無法安置，曾萬鐘軍長說：「對於傷兵，我真沒有辦法了。」

「一切交給我好了，我有辦法。」雷鳴遠說，於是救護隊把傷兵分散在各大天主教堂和教友家中掩藏看護，渡過難關。四月底敵增援津浦路，

國軍才恢復晉東南，雷神父趕快把藏在各地的傷兵送到野戰醫院，重傷的五百多人送過黃河，到後方醫療。

為了長期抗戰，牽制敵人，第一戰區在中條、太岳、太行山區，分別建立了游擊根據地。戴先生覺得游擊作戰，必須發動廣大的民衆，在民衆和軍隊結合在一起，才能產生力量。假如雷神父的救護隊配合軍統局的同志，擴大組織，除了救護工作，更積極的從事宣傳，組訓民衆，戰地情報等工作，由雷神父領導，一定能發生很大的作用。於是擬成計劃，呈報委員長，立即被採納。九月四日電邀雷神父到漢口，在委員長的歡迎宴會上，雷鳴遠提出兩點意見：（一）到國外宣傳，爭取國際支援；（二）擴大天主教救護隊。

委員長接納了第二點計劃，擴大救護組織，從事戰地工作，要他和戴先生研究辦理。

他們兩位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愉快，雷神父欽佩戴先生眼光遠大，計劃周密確實，完全同意他的主張。於是決定組織「軍事委員會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簡稱「華北督導團」，軍統局成立華北流動組，配合工作。華北督導團經軍事委員會核准，於十一月一日在武昌成立，團員定為五百人，以天主教教友為主幹，工作任務為救護、宣傳、心戰、情報、組訓民衆。派雷鳴遠、李敦宗為正副主任，下分秘書、政訓、事業、總務四處及六個工作隊。政訓處主管組織與宣傳，下設宣傳隊。事業處主管救濟、醫療，下設醫療隊。決定先以中條山為基地，再向太行山和河北省推進。

華北流動組李敦宗任組長，組員為臨訓班的李芳、柴文達、李俊才、吉發玉、袁毓濤、周庚成、王孝先、王公璐、黔訓班的劉英、蘭訓班的李育塘、王崇謹、郝誠信、孫念祖等，負責政訓處的工作，組訓民衆和宣傳。

雷神父鑑於後方的民衆士氣消沉低落，決定在返回戰地途中，偕同李敦宗、李芳、吉發玉、李俊才等繞道重慶、成都、西安，先做一番喚起民衆的工作，宣傳抗戰必勝，他的態度熱烈誠懇，聽過他講演的人，個個振奮。他們沿途又吸收了三百位青年，參加督導團工作。

華北督導團先以中條山大寺坪為基地，展開工作：

(一)為了動員民衆，協助軍隊，舉辦村長副村長訓練班。每期一個月，教授運輸、糧秣、救護、組訓民衆等課程。共訓練兩百多人。又舉辦「婦女訓練班」，發動婦女為戰士製造布鞋，山地作戰，布鞋非常重要。舉辦「成人訓練班」，參加的青壯年，自然成為協助軍隊的生力軍。

(二)每天刊印「北原戰報」三千份，分贈作戰的部隊，各縣團體民衆，美國人認為這是戰地的唯一文化刊物，價值很大，要求交換。又創辦「華北督導月刊」，成了中條、太岳區域不可或缺之讀物，精神食糧。又經常舉辦演講會，上演話劇、雜耍，提高民衆抗戰情緒。

(三)設立交通站，中條山交通不便，有時幾十里沒有人煙，行路吃住都成問題。於是督導團在山區每隔三、四十里，設立了一處交通站，供應茶水草料、休息處所，因此交通暢通，軍民稱便。

四代收代發賑災救濟款項，使中條山、太行山區及冀南方面民衆受惠的，多達二十萬人。又開辦小型工廠，以工代賑，既增加了前方的物資，又解決了民衆就業的問題。所得利益，全部用於救濟貧民。

(五)關於醫療方面，除在總部所在地開設醫院，組織流動醫療隊，雖窮鄉僻壤，也經常前往，為民衆義務診療。又製送簡易藥包，並教以使用方法。

(六)搜集敵軍情報，確實迅速，供給軍隊，使軍隊知己知彼，了然敵人動態。

華北督導團表現的有聲有色，溝通軍民感情，增加抗戰力量，却防礙了共產黨勢力的擴張，非常忌恨。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十二月初雷鳴遠率領一部份人員抵達河北省的邢臺，團部也推進到晉城，開始受到共產黨的阻撓打擊。雷神父避兇衝突，退到河南林縣。二十九年（一九四〇）三月九日共產黨劉伯誠所部，乘敵人進攻，國軍撤退的機會，進行攻擊，九十七軍朱懷冰部和河北省政府鹿鍾麟部損失慘重。雷神父躲避在新五軍，被劉伯誠的一個政工人員騙走，扣留。鹿鍾麟在山西晉城聞訊，急得蹀脚說道：「雷神父太老實了，他一定是離開了新五軍軍部，不然不會被俘的。雷神父太相信朱德了，其實朱德是個說謊專家。」

雷神父被共產黨拘留了三十五天，每天疲勞審詢，要他「坦白」、「交心」，有時「恐嚇」、「侮辱」。有一天和他談話的共產黨大聲咆哮

說：「好吧！雷先生！你既不識抬舉，那你就等死好了！明天活埋你！」

第五集團軍和第一戰區營救，劉伯誠否認扣留，沒有結果。後經委員長命令朱德，負責雷神父的安全，並限電到二十四小時內釋放。四月十三日才恢復自由，但經多日折磨，病已沉重，送到洛陽就醫，發現肝病嚴重，六月十四日專機接往重慶，由立珊兄弟照顧，住入中央醫院，二十六日逝世。華北督導團由美籍主教幹任主任，許登任副主任。

共產黨曾有好幾次殺害華北督導團的工作人員：二十九年二月九日隊長滿兄弟率領希祿、達德、大鵬、維隆、高祿、惠禮、若石、若恭、瑞英、如愚、希道赴邢臺工作，路過山西壺關縣，被共產黨扣留，十二人都被活埋。另外一次是二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在太行山區工作的柳樹滋、李友蘭、孫文臺、王福隆、李定與五人赴晉南工作，抵達安澤，被共產黨逮捕殘殺。柳樹滋為留日學生，李有蘭山西大學文學院畢業，孫文臺山西農專畢業，都是山西潞城縣人，優秀青年。

軍統局同志犧牲的有臨訓班同學孫景福、王庭秀在中條山陣亡。另外周庚成、王公璐、趙北平、王孝先、孫本初等多人。天主教友有張效先、杜若伯、史震伯、王培先、趙興定及德來、達蘭兩位修女也先後犧牲了。

武漢反資敵大破壞

反資敵大破壞，是一件不得已而又十分重要的措施。因為我們不能把敵人可以用來攻擊我們的

、殺害我們的物資設備留給敵人，就只好予以忍痛破壞，不讓敵人來利用。

武漢為軍事重鎮，易攻而難守。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已經不能固守，而且已完成滯留敵人行動，以空閒換取時間的目的，決定放棄。於是戴先生奉命負責武漢三鎮「反資敵大破壞」，這才是真正的焦土抗戰。因為武漢三鎮如漢陽兵工廠、漢口碼頭，各工廠、橋樑、倉庫六十九處，必須徹底破壞，不能讓敵人利用，這就是武漢反資敵大破壞。

委員長對於武漢反資敵大破壞非常重視，所以需要做得確實徹底，又需要非常謹慎，不讓老百姓的財產受到損害。戴先生選定很負責又很細心的湖北北站站長朱若愚負責執行，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和警察局協助工作。戴先生為把這項任務做確實，調來臨澧訓練班的同學一百人參加工作。這些剛受完爆破訓練的青年同志，執行任務，確實認真，不折不扣。每一項破壞目標，視其重要性，派一位或兩位同學參加，使武漢反資敵大破壞做到非常徹底，非常確實。敵人雖然佔有武漢，可是什麼也得不到。執行武漢反資敵大破壞，名義上是以武漢警備司令郭懋主其事，戴先生為副。十月初戴先生回到武漢，着手策劃。因為既派朱若愚負責執行破壞任務，必須先介紹和郭司令見面，交代清楚。

為完成任務，戴先生常常能忍人所不能忍，郭司令對於這項任務，並不熱心，表示非常冷淡，所以，看過郭司令以後，戴先生對朱若愚說：「你要知道，我們不能希望郭司令幫助我們什麼

，只要他不阻撓我們，已經很好了。你必須忍耐，不能同他發生任何不愉快，才能減少阻力。」

戴先生主持最後一次反資敵大破壞工作會報時，敵人的先頭部隊已過黃陂，距離漢口只有三十里。稽查處長趙世瑞對戴先生說：「戴先生！敵人距漢口已很接近，可以聽見敵人的大砲聲，武漢的破壞工作可以留給我們來辦，戴先生應該先走了。」

「我很了解你。」戴先生深知趙世瑞的為人，說道：「你想溜走，先把我支使開。等我走了，武漢會找到你的影子嗎？」

戴先生非常沉着，偕同朱若愚看過每一處要破壞的地方，看看準備的確實不確實。一直等到十月二十五日，敵人已經抵達漢口外圍，才開始破壞。敵人聽見市區的爆炸聲，此起彼落，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在外圍停止，不敢進入市內。

戴先生身邊只有郭斌、王魯翹兩人。原先趙世瑞把他的汽車留給戴先生使用，郭斌剛經過一番修理，趙世瑞突然又來要汽車，郭斌非常生氣，在要緊關頭，他把汽車要走，怎麼成？戴先生說：「車子本來是他的，讓他開走吧！我們另外想辦法。」

沒有交通工具，戴先生怎麼行動？郭斌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好不容易找到一艘破汽艇，必須修理，才能使用，郭斌趕緊找汽車修理廠的老闆盛福生修理。盛福生是一位愛國商人，迅速加配零件，使可以行駛，並加滿汽油，等待駕駛。

當敵軍前哨踏進漢口市的時候，武漢的反資

敵大破壞，完成百分之百，戴先生才登上汽艇，駛向上游。但是敵機正沿着長江轟炸，危險萬狀。戴先生乘坐的汽艇，安全抵達沙市，轉往長沙。

不妥當的歡迎場面

「中國國民黨八十年大事年表」二十六年九月三日記載着：「蔣委員長核准成立特種警察訓練班於湖南臨澧，派戴笠為主任。」臨澧特種警察訓練班簡稱「臨訓班」。奉准成立後，戴先生即派員分赴各省招收熱血愛國青年，以便訓練戰時工作幹部。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一月開學，余樂醒任副主任，負責實際責任。謝力公任技術總教官兼任教務處長，汪祖華任政治總教官兼政訓處長，吳景中等任指導員，張樹勳任總務處長，陶一珊任總隊長，王樂波任副總隊長。教務處下分情報、爆破、參謀等組，吳琅任參謀組長。課程除講授情報、偵察、爆破等智識和技術訓練外，着重精神訓練，以培養犧牲奮鬥、刻苦耐勞精神。

十一月臨訓班舉行畢業典禮，戴先生親臨主持。余副主任得到戴先生蒞臨的確實時間，慎重其事，大事鋪張。從班本部到車站，沿途張貼歡迎標語，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戒備森嚴。不但班裏的官長學生到車站列隊歡迎，連縣長、縣黨部委員書記、其他地方士紳，機關首長都去迎接。車子剛到站，軍樂大作，鞭炮怒放，好一陣熱鬧。戴先生非常不喜歡這一套歡迎方式，下車後，勉強和歡迎的人握手，却是滿肚子不高興，回

頭對余副主任說：「撤回去！撤回去！」

回到班裏，戴先生大發雷霆，立刻召集全體幹部講話，說道：「你們把我當成什麼人？我不是軍閥！我不是官僚！我要做無名英雄，所以，不論到什麼地方，除了自己同志，從不希望任何人知道。但是，今天你們大張旗鼓歡迎我，真是太不應該。」

戴先生的精神，永遠是蓬勃振奮的，他和班裏的全體工作同志個別談話，詳詢班裏的一切情況。對全體學生，分隊點名，當每一位學生走到面前，仔細觀察其儀態，有時間幾句話。五百多名學生點名，整整點了一天。他對畢業典禮，非常重視，親自寫了十幾張標語，交給總務處長張樹勳，張貼到他指定的地方。這些標語就是指導學生的行動準則：

「天下無名英雄墓，為我特訓班同學所獨佔！」

「領袖腹心，同志股肱。」

「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苦幹苦守，任勞任怨。」

「堅定意志，站穩腳跟，不怕勞苦，認真工作。」

舉行畢業典禮的時候，戴先生宣讀親錄的委員長訓詞電文：「臨澧特種警察訓練班戴主任鑒。密，本班第一期學生畢業，特頒訓詞如下：『特警工作為神聖革命事業之一，尤其現當抗戰最嚴重期中，責任更為繁重。第一應有極高尚之道德，革命革心，必須先從本身做起，養成純潔人格，乃足以執行其任務，而為社會所敬服。第二

應有極勇敢之精神，明死生，履艱險，命令所在，雖赴湯蹈火，皆銳利而前，毫無猶豫，以得犧牲報國為光榮，乃足以達成其任務而立偉大之事實。總之，心地必極光明，行動必極秘密，智仁勇三者具備，由此簡練揣摩，則成已成物，濟世報國，必可操券也已，望諸生共勉之，』中正多待秘湘。」

因為歡迎場面不得體，班裏又有人事糾紛，余樂醒的副主任幹不下去了，派吳瓊繼任副主任。班址也遷往黔陽，簡稱「黔訓班」，開始訓練。特警班第二期，二十八年十月畢業。班址又遷貴州省的息烽，簡稱「息訓班」，是為特警班第三期，胡靖安任副主任。第四、第五兩期徐亮任副主任。

抗戰八年中，特警班三遷班址，畢業學生三千九百九十六人，計第一期五百六十六人，第二期九百零六人，第三期五百零七人，第四期一千一百五十八人，第五期八百五十九人。臨澧黔陽畢業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國大代表張家銓、蔣志雲、薛樹華、周良輔、魏耿，中央黨部大陸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焦金堂，前臺灣省警務處長黃對墀，內政部戶政司司長劉子英，司法行政部獄政司司長李甲孚，刑事警察局局長曹植，前警察學校教育長謝晉驥，國大黨部秘書劉本欽，臺北市警察局木柵分局局長雷光裕，警務處技正馮丹白、督察黨不秀、陳仲崙、經濟科長周懋樹，華南銀行人事室副主任田榮祖，中興大學教授史煥章等。

息烽訓練班畢業，現在臺灣比較知名的，如

：XX局副局長沈政民、臺北市政府新聞局主任秘書劉翼雲，調查局第三處處長翁文維、臺北市警察局古亭分局局長李璣、前航空警察所所長金澤瀛等。

張治中火燒長沙案

武漢淪陷以後，敵人為了鞏固外圍據點，十一月十二日攻佔岳陽，並且向新牆河佯攻，表示南進。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誤認為敵人要進攻長沙，張皇失措，要來個「焦土抗戰」。戴先生從沙市到了長沙，聽到這個消息，趕緊去見張治中，正好鄭悌也在坐。戴先生告訴張治中，敵人進攻長沙的情報絕對不可靠，況且敵人距離汨羅江還很遠，萬一必須採取行動，也要待敵人接近長沙時，再着手也不遲，這個時刻不應該先來個焦土政策。

張治中並沒有表示接納戴先生的建議，也許是先天性的成見作祟。張治中任中央軍校第六期教育長的時候，曾接到學生們寫給他的七封匿名信，罵得他狗血噴頭。罵他行動卑鄙，沒有人格；罵他從來沒有打過一次勝仗，膽小如鼠，祇會吹牛，不配做教育長。一天吃過晚飯，張治中集合第六期學生訓話，先是一封一封宣讀匿名信，然後開口大罵，整整罵了一個半鐘頭。所以，張治中平生恨透軍校第六期學生，戴笠是第六期，先天的成見會使他他不信任。

戴先生告別張治中，急電委員長報告，希望電令制止，但是時間急促，恐怕救不了長沙的浩劫。他指揮長沙辦事處的同志們，趕緊搬運軍統

局存放在長沙的武器彈藥和重要物資。

張治中火燒長沙，事先既不令市民疏散，搬運重要財物，而是在秘密情況下進行的。先在各街道堆放放燃燒的引火物質，全城各處同時起火，所以老百姓不知道向那個方向逃生，逃不出城去。生命財產損失，無法估計。張治中真不愧是一奸邪小人，當委員長聽說長沙大火，非常震怒。他偽造事實，向委員長報告：「火燒長沙，係鄧悌奉了戴笠的命令辦理的。」

「戴笠未奉命令，不會這樣亂來的。」委員長不相信張治中的報告，這樣說。後來查對戴先生報告的發電時間，確是在長沙大火以前，才不為張治中所誣陷。但是長沙警備司令鄧悌、警察局長文仲孚、警備第二團團長徐崑三個人被判死刑，做了張治中的替死鬼。

湖南人痛恨張治中，替鄧悌等鳴不平：寫了一付輓聯：

治績安在？兩大政策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顆人頭萬古冤。

橫聯「張皇失措」，把張治中三字嵌進去。

戴先生不但沒有救了長沙，而且幾被張治中所誣陷，真是一件萬分遺憾的事情。張治中焦土抗戰火燒長沙，和戴先生武漢三鎮反資敵大破壞，同樣是破壞，破壞的合理不合理，成了強烈對比，是抗戰史上極大的諷刺。

長沙被燒，許多原先在長沙的機關，祇好向後轉移。但是渡過湘江，祇有一處猴子石渡口，是用木船擺渡，每次祇能載兩部汽車。汽車排成

長龍，等着渡過湘江，擁擠的水泄不通。戴先生看過渡口情形，耽心被敵機轟炸。軍統局有一批卡車，裝滿必要的物資和武器，也擠在長龍裡，焦急萬分。果然不出所料，上午九點多鐘，敵機空襲，投下二十多枚炸彈。戴先生身邊祇有一位臨訓班的學生史煥章，他怕戴先生負傷，以身體掩護。

「主任！你負傷了吧？」一會兒敵機飛走，史煥章看見戴先生滿身灰塵，身上血漬斑斑，這樣詢問。

「沒有。」戴先生站起，走動幾步，不覺得有甚麼異樣，回頭問史煥章：「恐怕是你受傷了？」

史煥章想站起來，却動彈不得，果然兩腿中了三槍和一片炸彈破片。戴先生趕緊蹲下，掏出手帕，並撕下史煥章的襯衣，紮緊傷口，止住流血。史煥章的臨訓班同學關清華來到，把他背在背上，搭乘轟炸後的第一艘渡船，渡過湘江，去沅陵住入宏恩醫院。

汪兆銘的叛國密函

汪兆銘藉口主持中央軍校典禮，由重慶飛往成都，於二十七年（一九二八）十二月十八日秘密飛往昆明，煽動雲南省主席龍雲，和他合作，反對中央長期抗戰的國策，主張和日本談和。雲南已經出兵抗戰，龍雲猶豫不決，沒有立刻答應，汪兆銘不敢再回重慶，又不敢久留昆明，於二十一日逃往河內。二十九日發表電，響應日本首相近衛文磨的「三原則」。公然叛國，破壞抗

戰，破壞團結。

先是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高宗武、科長董道寧和日本南滿鐵路駐南京辦事處主任西義顯、參謀本部第八科（專為解決對華問題而設）科長影佐禎昭等秘密奔走和平。事實上連日本政府也無力阻止日本軍閥的瘋狂侵略行動；西義顯和影佐禎昭又能起甚麼作用？近衛內閣因我政府拒絕德國大使陶德曼所轉達的日本媾和條件，於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十八日宣言不以國民政府為交涉對手，期望真能和日本提携的新政府成立與發展，決心扶植傀儡偽組織。

當四月一日中國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推選蔣委員長為總裁，汪兆銘為副總裁，汪兆銘領袖慾很強，他不願屈居副位，就有些不高興。而日本期望成立新政府的宣言，勾引起他攫取政權的野心。犬養健所著「長江還在流着」敘述高宗武對他所說：「董道寧由日回漢口，每日求見蔣委員長，均被拒絕。後來見汪（兆銘），汪與之長談，至感興趣，並以極強烈之詞，獎勵董之行動。」可以證明董道寧的和平活動，正合乎汪兆銘的口胃。

西義顯所著「悲劇的證人」一書所載：「我由去年夏，受吳震修、高宗武之委託，往來於南京、東京、香港以來，深知日本牢固之現實。照我的經驗，要使日本當權階級接近和平方面，不煩汪兆銘登場，是不可能的。到這裡，高宗武已與我達到共同的理想了！」

又說：「高宗武來日本就是一件大事。他要日本放棄其帝國主義政策，以中國為日本對等國

家待遇，這是中日和平實現之絕對的條件，亦為其前題。他要日本以事實表示有實踐此等條件之誠意，則最少以汪兆銘為首的中國內部和平勢力，即刻停戰，調停兩國爭執，開始作恢復全面和平之活動。」

「原田文書」七卷四十三頁記載：七月十三日，原田會見海軍高木大佐。高木告訴原田：「你大概知道高宗武與影佐之交涉？高宗武說：『日本政府既決定援助汪兆銘，若予以保障，蔣介石可能下野。要求總理將此意思，以書信致汪兆銘。』總理拒其要求，但板垣陸相代之寫信。」

從前面三個日本人的著作所說，汪兆銘為達到政治慾望，不惜動搖軍心，動搖國本，而要求和我們正在作戰的敵人談和，還要敵人保證他攫取政權，能說他不是漢奸，不叛國嗎？

再看二十八年三月間汪兆銘寫給龍雲煽動叛變獨立的信。這封信落在戴先生手裡，呈報最高統帥，成了汪兆銘叛國的有力證據；信的內容：「……弟之久居河內，其唯一意義，欲有裨益於雲南。此所以為雲南計，為西南大局計，亦所以為中華民國計也。先生心事之光明，環境之困難，弟所深知之。唯知先生心事光明，故前之晤面，敢坦懷以告；唯知先生環境困難，故急遽離去，不留痕跡，以待先生之從容佈置。今已三月有餘矣，未知先生佈置（叛國）如何？弟非有奢望，但能得先生毅然公開表示同意於鮑電主張，弟當即來昆明，聲明以在野資格，貢其所見，以供政府及國人之參考。先生對弟，祇須以軍警之力，保護生命之安全，及不干涉言論行動之自由，

如此足矣。……弟當居河內，非有所畏。然客人離下，言論行動，不能取信於國人。若回到內地，則聲勢迥然不同。各方趨附，有其目標；國際視聽，亦有所集，事半功倍。日本對弟，往來折衝，亦比較容易有效。此第三個月前不敢求之先生，而今日始求之先生，未知先生能有以應之否？此層切望先生審慎考慮，予以決定答覆。因弟蛰居三月，日夕引領，其延企不為不久。如先生予以肯定，則弟決然前來；如先生予以否定，則弟亦不能不謀他去。蓋日本以一再遷延，已有迫不及待之勢。……」

李果謐大意失荊州

武漢區長李果謐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加入共產黨，後到日本，入士官學校十八期名李國琛。畢業後回到廣東，曾參加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三國際代表紐曼和共產黨張太雷等發動的廣州大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經薛岳所部會同第五軍李福林部反攻擊潰，十三日恢復廣州秩序，共產黨逃往海陸豐。李果謐目睹共產黨燒殺暴動，反感很大，脫離共產黨。因為和鄧文儀係留俄同學關係，參加了南昌行營調查科工作。二十三年戴先生接長調查科，認為李果謐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調查科和特務處合併以後，李果謐擔任首任書記長，後任北平區區長。七七事變，原擬任李杜的參謀長，發展東北的游擊隊，因蘇俄拒絕李杜假道，計劃遂成泡影。後任軍統局晉察察區區長，兼任十三軍游擊司令。因為第二戰區區司令長官出面反對，湯恩伯聲明十三軍無游擊隊組織，

又遭失敗。

李果謐度量恢宏，儀表不凡；待人寬厚，和藹可親。唯一缺點，對事大而化之，不夠精細，不注意微小地方。武漢區組織龐大，已經不合敵後工作的原則，潛伏下危機。又因為區部吃飯的人太多，厨子忙不過來，司機姜連文實際上並不開車，無事可做，於是李果謐要他幫忙厨房工作。姜連文對幫厨一事很高興，於是時常藉故外出。慢慢地，一天半日不歸，整夜不歸，在外面遊蕩，染上毒癮。錢不夠花，他已經悄悄地把巴黎街戴先生公館的傢具盜賣一空，李果謐也不處分。一個無知識無信仰的人，又染上毒癮，留在淪陷區是非常危險的。李果謐心太慈了，把姜連文介紹到巡捕廳，希望經過一段時期再送往後方。派他的勤務兵丁樹修送款聯繫，不料丁樹修又和姜連文聯合在一起。後來區部搬到立興大樓四樓B號，原房屋讓給李果謐的四妹居住，姜連文常去要錢，態度很壞。十二月十日李果謐派丁樹修去找他，丁樹修又一去不返，情況已很嚴重，唐新建議，應當做應變準備，李果謐以為丁樹修跟他十年，非常忠實，不會有問題。

十三日姜連文唆使丁樹修到鹽業銀行敵美座憲兵司令部告密，日本憲兵以為他是瘋子，揍了兩個耳光，把他趕出來。十六日下午姜連文又逼着他去告密，有一個懂中國話的軍曹，帶他進內盤問，丁樹修說：「有一個藍衣社組織，規模很大，正計劃謀害你們日本軍，不信，我可以帶你們去看他們收藏武器的地方。」

丁樹修帶領日本憲兵到特二區珞珈路十三

號特設的地窖裡抄出全新的駭亮槍兩打，手榴彈兩大箱，汽油八大桶，因為了樹修曾參加儲藏這些東西，所以知道的很清楚。現在日本人不能不相信他了，開始設計逮捕李果謙。日本憲兵和海軍陸戰隊先將法租界包圍，然後派七十多名便衣和漢奸，分成十個小組，混進租界潛伏，乃派一高級軍官吉野率武裝憲兵於十七日深夜二時，強行進入租界，聲稱有重要抗日份子，必須逮捕歸案，逼迫法國領事即刻派員協同搜捕。法國方面，開始態度強硬；敵以斷絕水電食物供應來威脅，交涉很久，法國方面迫不得已，由巡捕廳派武裝巡捕協同搜捕。先到立興大樓逮捕李果謙和成新廉，將屋內的東西翻倒拆穿，沒有搜到任何東西。

成新廉想起有一張電報紙放在枕頭套內，急忙去取，敵兵跟至，成新廉便塞到嘴裡，吞入肚內。敵憲兵看見，憤怒極了，摑了成新廉一個耳光。李果謙衝上去，也打了日本憲兵一個耳光，用日語怒罵敵兵野蠻，說道：「一切由我負責，不得侮辱女子！」日本人的態度才比較客氣。再到善善里逮捕了曾賓秋，德托美領事街十七號，逮捕了張春蕙和萬德浩；並搜出電臺一部。最後到西貢街一一八號譯電員曹師燦家裡，曹正在公共廁所，僅把他的太太孫氏逮捕。十八日上午又在三德里捕去杜磯。中午敵人要求引渡，法方最初不肯，一直到下午一時才答應。除張春蕙、曹孫氏外，其餘都押於敵美座憲兵司令部。敵憲兵司令部課長五島中佐和李果謙是，日本士官學校同期同學，在士官時就對李非常佩服，因為有他關

照，才沒有受刑。後來五島藉口進行說服，接到他家裡居住，算是恢復了一半自由。李果謙有一種很不健全的天真想法，想藉此機會，組織一支僞軍。一旦有了武力，在敵人內部配合國軍反攻，一舉收復武漢，建立奇功。殊不知武漢的敵人，對於僞軍持一種消極態度，並不積極扶植，既不給武器，也不給糧餉。後來熊劍東從南京來武漢，李果謙以為僞南京偽組織關係，或者可以發展武力，才做了熊劍東的參謀長。

熊劍東的僞軍叫皇衛軍，司令部駐楊林山，有一個獨立團和一個警衛連，一共五百多人。三十年（一九四一）七月九日，第九戰區混城隊朱劍華祇知道楊林山駐着僞軍，並不知道李果謙是參謀長，在游擊第一縱隊王剪波協助之下，進攻楊林山。五百多僞軍一聞槍聲；一哄而散，混城隊輕而易舉，攻進僞軍總部，李果謙就這樣糊裡糊塗被打死了。

李果謙被捕，唐新化裝成人力車夫，賣木炭的，出了法租界，奉命繼任武漢區長，區部移到郊區工作，以策安全。武漢區因對司機勤務考察運用不嚴密，而遭受破壞，是很好的教訓。

蘭州特警班與邊防

因為從事抗戰工作，軍統局需要大量的工作幹部，臨澧訓練班一處訓練，已感到不足應付需要。而且武漢淪陷後，交通不如以前便利，各地往還費時，為了吸收西北和華北潛回後方的愛國青年，呈准增設蘭州特警訓練班，簡稱「蘭訓班」，由蘭州警察局長馬志超籌備。第一期於二

十八年春天開學，與黔陽訓練班同一時期，所以蘭訓班第一期列為中央警校特警班第二期，以後各期類推。

蘭州接近邊疆，除了訓練一般所需要的人才，尤注意邊疆工作，所以培養邊疆人才，成了蘭訓班的重要任務。可從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戴先生所下的手令看出來：「今日邊疆問題之重要，與蘭州訓練班最大之使命，即在造就邊疆人才，以應吾國迫切之需要也。而訓練邊疆人才，必須有豐富教材，方克有濟。故邊疆調查室應即成立，暫設於蘭州訓練班。決派林知淵為主任，周覺為副主任。」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冬關於蘭州訓練班第五期招生，戴先生電訓練科長鄭錫麟，詳細指示：「(1)蘭訓班五期招生事，仍應由局負責辦理，複試事則由蘭班派員分往各複試地區主持。(2)蘭訓班五期學生名額定六百名，其中調甘、陝、豫、寧、青、冀、魯原有工作人員一百名來蘭受訓。其餘五百名則分由皖北、蘇北、河北、山東、山西、察綏、蒙古、甘、寧、青、東、北、新疆等省區，即通令各負責人負責招考。(3)此次招考學生，可分甲乙兩級：甲級以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具有高中程度或同等學力者；乙級以年在十八歲以上，二十四歲以下，具有初中畢業或同等學力者。無論甲級或乙級學生，現有職業者為最佳。(4)初試由各單位負責人負責辦理。甲級考試科目：以國文史地為主要課目，其中如有懂化學外國語文者更佳。乙級課目，則以國文精通為主。無論甲乙級，均須體格健強者

為合格，惟蒙回職學生，則以體格健強為先決條件，其學科可酌量變通辦理。惟此五百名學生，蘇北、皖北、晉、冀、魯、綏、東北學生須佔十分之六，其他各省佔十分之四，此必須確實注意也。(5)在淪陷各省招生，可由錫麟兄面請兆民(康澤)兄賜予協助，其費用由吾人負責。(6)希立即電告臨泉訓練班周麟祥同志及武儒、王崇五與抗團楊國棟同志，對徐海魯南魯西平津青濟等地之優秀青年，應儘量吸收。招生費用，准即撥一百萬元，希即妥行分配，對淪陷區之招生費用，應多發。(7)複試地點，暫定界首、洛陽、西安、蘭州、陝壩、榆林六處，希即照辦。」

(六)傳忠精血鐵

蘭州訓練班分國內情報、邊疆情報、俄文情報、警政、電訊等五組。所以要設邊疆情報、俄文情報，正是要應付迫切的邊疆問題。軍統局各訓練班主任都由戴先生自兼，副主任負責實際責任。因為訓練的目的在培養抗戰工作幹部，思想精神訓練最為重要，故指導員責任重大，周治平、傅有權都先後任指導員。蘭訓班第一期(即中央警校特警班第二期)副主任為劉璫，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底畢業三百四十五人。第二期(特警班第三期)副主任王孔安，三十年畢業四百五十五人。第三期(特警班第四期)副主任廖華平，三十一年畢業四百一十五人。第四期(特警班第五期)副主任胡國振，三十二年畢業五百五十四人。第五期(特警班第六期)副主任由劉忠雲、陳宜生先後充任。三十四年畢業七百七十九人。先後五期畢業學生，兩千五百四十八人。

蘭訓班同學如：國大代表于榮岑、徐哲甫、

海玉祥，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王與中、臺北市警察局局長胡務熙、景美女中校長鄧玉祥、出入境管理局副局長毛君強、中央警官學校教育長劉林華、已故前高雄市警察局長及保二總隊總隊長王曜臨、苗栗縣警察局長嚴益敬、新竹縣警察局

局長胡海峯、前高雄巿市議員于寶彥、鐵路局專門委員李夢白、中央廣播電臺副主任陳良弼、榮民醫院人事室副主任郭聚唐、土地銀行儲蓄部經理李逢林、人事室副主任郭文翰，都是比較知名的。

拉丁美洲見聞

隆重出版 歡迎購閱

劉昌博教授著 定價新台幣柒拾元

本書係名記者劉昌博教授精心傑作，記述訪問拉丁美洲各國見聞，幽默風趣，色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要目有：(一)江湖兒女的故事。(二)瓜地馬拉「我的媽呀！」(三)關公在薩爾瓦多。(四)百萬美金的支票。(五)尼加拉瓜暴富記。(六)女兒國男人逃婚(宏都拉斯見聞)。(七)美人窩失眠記(哥斯達黎加的魔影)。(八)巴拿馬的食肉蝶。(九)波哥大歷險記。(十)玻國男女政變情變忙。(十一)一家烤肉萬家香(巴拉圭夜不閉戶)。(十二)烏拉圭美人遲暮。(十三)聖保羅的僑情。(十四)海灘、足球、森巴舞。(十五)荒原上的螞蟻雄兵。(十六)委內瑞拉富甲南美。(十七)光棍總統鐵腕治國(多明尼加風情畫)。(十八)黑人島——海地。(十九)功夫大使載譽歸國。附錄：拉丁美洲各國土地、面積、人口、幣值、物產及貿易概況，我國駐拉丁美洲各國及拉丁美洲各國駐我國使節、館址一覽，全書二十餘萬言，穿線平裝，現已出版，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